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龍山四友 五、林中大火

惡霸對眾擰笑道：「這班比豬狗還蠢的奴才真個不知好歹，欺人太甚。不是看在新姨娘是他女兒，真非千刀萬剮不可。話雖如此，他總是我心上人的爹。新姨娘今早業已答應從我，說好不殺老狗才肯和我成親。我雖見不得他，你們不許對他無禮。明天便撥兩名農奴代他種田。」老狗脾氣不好，只不犯我，且由他去，不許計較。吩咐賬房，老狗還有一個小驢日的業已逃走，家中無人照看。方才金三狼不該將他打成重傷，如非我事前忘了招呼，他平日又極得用，老狗所種的田地勢偏僻，他家有這樣好的女兒，不是金三狼來說我也不知道，一樣饒他不得。

「老狗是賤骨頭，我派人服侍他，也許和那衣服一樣還不肯收。你們不妨假裝好人，見事行事，或令附近土人農奴代他耕種服侍，務必做點樣子出來，叫新姨娘看了高興才好，我脾氣不好，常時忍耐不住，不等老狗明自過來，不要讓他見我的面。最可惡是那馮二牛，如不是他，怎會引來鐵漢驢日的把事鬧人。

「今日得信，這中秋節未必能夠安然度過。我們雖然不怕香粟村那幾個對頭，好好一個中秋佳節，我又得了一個美人做新姨娘，本來快活的事，有人討厭，豈非美中不足？今天先拿這兩個驢日的出一點氣。」

公遐藏在土山樹後，遙望場上，眾人所說雖聽不清，只會出一點意思。但聽惡霸聲如豺狼，甚是猛厲，端的一呼百諾，威勢驚人，看去決不好惹。正代鐵漢發急，前見惡奴已拿了刀鞭朝柱頭上所綁土人走去，揚手先是幾十鞭，沒頭沒臉全身抽打。老遠便聽刷刷之聲，勢如風雨。

那土人連日已受過不少毒打，週身是傷，哪再禁得住長鞭猛抽？先還顫聲慘號，不過二三十鞭便沒了聲息。惡奴為了主人反覆無常，先令虐待威逼土人，如今卻又怪他不該將人打傷，覺著冤枉，便拿那人出氣。人已斷氣，還在打之不已。

正打得起勁頭上，不知怎麼被惡霸看出，厲聲惡罵：「驢日的狗娃，這廝已死，還打作什？我說了幾句，想出氣麼？」

惡奴聞言大驚，忙答：「小的因他路上罵人，恨他不過，怎敢無禮？」

惡霸剛冷笑得一聲，另兩同座黨羽方才本已走開，忽將鐵樑上少年婁公亮押了走來。公亮雖然手足均有鎖鏈綁緊，腳上並還帶有木狗，不得移動，雙足並在一起，神態卻極從容，與二賊黨一路說笑，若無其事。本來賊黨也似想由側面繞往廣場中央，去與惡霸相見，不料公亮蹦蹦跳跳忽朝四面看了一眼，一聲長嘯，拔地而起。

群賊不料他帶著鎖鏈木狗還有這高本領，正驚慌喝罵問，聲到人到，公亮已隨同嘯聲一躍好幾丈高遠，縱落在惡霸的面前，微笑說道：「今夜月明，我蒙你厚待，安排那麼好的地方與我棲身，本極感謝。可惜那幾個受你恩典的土人吃不起苦，稍微挨幾十皮鞭，餓個幾天幾夜便禁不住。雖然你那貴管家專會收拾他們，不敢公然號哭，那無聲之位和滿臉的血淚、週身的傷痕，我第一次看到人類之中有此景象，實在對牠沒有興趣。」

「念你主人好意，送與我的酒肉都承當不起，嚥不下去。你明知我心軟面嫩，既落你手，便住在狗洞裡面也不相干，偏請我和他們住在一起，這玩笑實在開得太大，將來怎麼報答你的好處呢？我以為一年一度的中秋佳節必要虛度。自來客隨主便，隨便打發一羊一狗，一喊便到的事。」

「你這樣誠意留客，我怎麼也走不了。你偏鄭重其事，竟連你這兩位生死之交一齊驚動，前來相請。難得你們真看得起我。可是明日中秋佳節，不願見我這樣惡客，想提前打發，大家爽利，那真再好沒有了。」

惡霸命兩個得力死黨將公亮押來，原有兩種用意。本心最好化敵為友，不料對方一味嬉皮笑臉，句句有刺，神態那麼安詳自然，使人急不得，惱不得。

勉強等著說完，方喝問道：「婁老三，你要知道，我們以前並水不犯河水。前日是你自來生事，與我作對，不能怪我。你雖被我擒住，乃是寡不敵眾，並非本領不濟，不算丟人。我已再三好言相勸，你須放明白點，莫要真個翻臉，到了生死關頭就來不及了。」

公亮哈哈笑道：「姓巴的，明人不用多說，隨你的便罷。」

跟著聲隨人起，又是一個倒縱出去約兩丈高遠，恰巧落在惡霸正對面木樁之前，貼身而立，神色自若，笑呼：「你們不要膽小害怕，婁三爺明人不做暗事，這還不到走的時候。你們要殺開刀，想磨折我卻辦不到。在此片刻之間，再不下手，我婁老三一不耐煩就要走了。」

眾惡奴不等話完，已紛紛搶撲上前。

惡霸大喝：「他不會走，驢日們亂些什麼！」

同時，聽出敵人語似有因，心方一動，忽聽遠遠傳來一聲虎嘯，跟著又聽嗖喂連聲，接連十幾枝響箭帶著一串銀色火星刺空而過，料知敵人大舉來犯，厲聲大喝：「快將這廝用鐵鏈和麻筋索綁在樁上。金三狼們小心看守，我帶人迎上前去，先殺他個落花流水，回頭再來發落。」

說時，惡霸手下黨羽武功頗高，平日又有訓練，一聲號令，便各做各事，如飛散去，轉眼之間兵刃馬匹全數備齊。惡霸和幾個有力同黨飛身上馬，另有十幾個已先步行飛馳趕去。

惡霸走時大喝：「這裡三面峰崖，一面是水，外人走不進來。敵人好似大舉來犯，必由正面攻入。你們只分出數人防守水路和對岸崖洞，看守綁的兩人便了。」

說罷，連馬帶步二三十人蜂馳而去，轉眼馳入前面樹林深處不見。剛走不久，後莊忽現火光，晃眼火勢大作，男女喊呼之聲嘈成一片。場上本還有二三十個惡奴打手，另有八九人已先拿了兵刃沿河走去。火起以後，眾惡奴只是指點觀望，一個也未離開，並無在救之意。

公遐早由山上走下，見那火好似有人所放，起了兩處，已快蔓延開來，賊黨置之不理，心方奇怪。跟著又是好幾支花炮在火中放起，顯得那火格外好看。知是林蓉借此發出暗號，在催自己逃走。方覺惡奴不去救火，心中奇怪。又見婁公亮形勢奇險，惡霸走時的話相隔頗遠不曾聽清，似有便宜行事之言，不由激動義憤。

惡霸剛走，便一面窺探，一面輕悄悄由下面繞路掩將過去。本意公亮這高本領，為首仇敵又多走開，身邊帶有寶劍，只將他那木狗鐵鏈斬斷，就是惡奴人多，打他不過，逃總有望。那一帶地勢隱秘，公遐急於救人，已到廣場前面大樹之後藏起。自己到底勢孤，一個弄巧成拙，便非送命不可。

公遐正在盤算下手方法，等候機會，並盼賊黨前往救火，下手容易得多。一看對面莊院中火煙飛騰，上升霄漢，連天也被映成了紅色；可是群賊各持刀槍鞭棍，立在木樁前面，手指樁上三人，紛紛辱罵，刻薄嘲笑不已，一個也未走開。心方愁急，想不起什方法。

左邊樁上農人本被惡奴打暈死去，野風一吹，悠悠醒轉，同時，前見二女忽由莊橋上飛馳而來，一到便跳腳大罵，說。「糧倉已被燒掉了大半，莊主臥室也快波及。後面只有七八個男子，餘均婦女，顧不過來，你們還在這裡說笑，隔岸觀火，快樂不成？」

內一惡奴笑答：「莊主法令素嚴，走時吩咐防備這三個驢日的死囚，怎敢離開？」

青衣少女巴柔雲怒喝：「放屁！這不似尋常小事。如今全莊都要燒光，你看見沒有？」

前見惡奴從旁答道：「燒光無妨，本莊分散各地的良田有七百多頃，還有好幾千畝果園藥材，有的是農奴，只要莊主發令，限

他們五日之內將所燒掉的糧食獻上，只比以前更多。這時被火燒掉，不比平日見誰種的田好，要他多加，還有推托。

「莫非他種了莊主的田，眼看燒光，連點天良都沒有，還敢反抗不成？莊主本嫌住房只十幾間，由上月起添了兩個新姨娘，不能分開來往，想多蓋上一百間好樓房。借著這把火燒掉重蓋，只要多打驢日們幾頓皮鞭，沒有辦不到的事，放心好了。」

話未說完，青衣少女已是大怒，怒罵金三狼：「你這奴才有點天良沒有？就算莊主要蓋房子，好好現成的樓房為何要將牠燒光？那兩個新姨娘關閉樓上，如被燒死在內，莫非也能賠他原樣的人？」

群賊方被說動，那火也實在是越燒越大，八九十畝一片莊園竟有一半以上點燃，如非風向相反，莊前一帶也必引燃，方始著急，紛紛搶先趕去。

二女正往公亮身前往去，忽聽身後咳嗽，回顧正是金三狼，怒喝：「你怎不去救火？」

惡奴詭笑答道：「這裡不能離人；救人人多，也不少我一個。莊主行時有命，不許離開，並令便宜行事，要走也行，我得把兩個死囚留點記號。」

惡奴原因疑心主人之妹柔雲偏向婁公亮，有什別的心意。同時看出雙方本來就是一水一火，不能並立，早晚必有變故。此時仇怨已成，只有越鬧越僵。方才在石牢內，又看出柔雲明幫仇敵打罵自己。心雖恨毒，無奈她是主人妹子，無可如何。主人回時，雖曾搶前告密，看主人雖有怒容，並未發作，好歹人家是兄妹，主人性又殘暴，不早點想法離間，非但不能得寵，久必受害。

方才那火起得也怪，因此不肯走開。及聽柔雲再三催走，更生疑心。未奉主人之命，雖不敢真個傷害公亮，卻想乘機試他一試。不料彼時如聽柔雲的話前往救火，還不至於送命；這一妄想陰謀離間，試探對方心意，反倒弄巧成拙。柔雲見他堅持不去，想起惡奴平日陰險兇惡，兄長好些罪惡均他蠱惑慫恿；又在旁邊作梗，使得自己無法下手。

如非他是乃兄最得寵的爪牙，早下殺手。再聽這等說法，不由信以為真，知其手狠心毒，仗著兄長寵愛，無惡不作。聽口氣，分明恐怕敵人逃走，要先下毒手，使其殘廢。本心想救意中人，不料惡奴作梗，反而害了所愛的人，越發急怒交加，話沒聽完，慌不迭縱向公亮身前，剛喝得一句：「你待如何？」

惡奴也是惡貫滿盈，死星照命，一見柔雲縱向公亮身前那等情急驚慌之狀，想起這位小姐以前常時出山打獵，有好幾次均發現她和婁公亮在附近山谷中走開，彷彿先在一起，剛分手不久神氣。自己聞報，曾在暗中查探，也曾見到這一類事，但都先後發現，或是各走各路，始終未見二人對面說話，形跡卻甚可疑。

正打算拿到真憑實據再去稟告莊主，沒有幾天對頭便上門尋事，將其擒住。土山石牢一帶，這兩個賊婢常說那是人間地獄，地又荒僻，輕易不往走動。自從姓婁的一來，每日均見二女借口採花和彩菱藕，必要去一兩次。方才又幫敵人打罵自己；此時剛拿活一引，便恐敵人受傷，搶前保護，分明雙方早有好情，情不自禁，心中越發得意。

只想再往深裡試探，全沒恩到二女聰明機警，這一縱一急做得關心太過，露出破綻，惡奴又是得寵爪牙，就這晃眼之間，業已動了殺機。林蓉更是旁觀者清，知柔雲情急大甚，露了馬腳，少時惡霸回來，一經告發，便有殺身之禍，早將手握住劍柄，一面留神火場那面有無人來，好作打算。稍有空隙，立即下手除此一害。

那不知死的惡奴明見二女一個面如秋霜，目蘊凶光，業已急怒交加；一個按劍而立，雖然始終一言未發，那一雙黑白分明的秀目注定在他身上，面容冰冷，也帶出幾分怒意。非但沒有戒心，反因二女美貌，打算試出真情，用話挾制，乘機引逗，加以調戲，非要到手一個，稱了平日心願才罷。

加以心毒手辣，惡念一生，立時望著二女冷笑道：「二位小姐不要著急，我是先拿這驢日的開刀。看在二位小姐面上，至多把姓婁的腳筋挑斷，決不至於要命。就是莊主怪罪，有我金三狼承當，何必這樣動氣發急呢？」

話未說完，回首一刀，先將剛活轉的農人膀臂斬斷了一隻，一聲慘號，重又死去。這時，樁上兩人一個又在厲聲怒罵。公亮也在暗中準備，想用內家氣功冷不防將惡奴打死，背後雙手業已脫鏑而出，只為二女立在身前，沒有發作，也沒想到惡奴動手這麼快。

公避隱伏樹後，看出二女將人遣開，想放婁公亮逃走。雖沒有動，一見那土人已被惡奴打得遍體傷殘，血肉狼藉，剛剛醒轉，又被惡奴斬斷膀臂，滿地鮮血，痛死過去，重又勾動俠腸，怒火上撞，取鏢待發，也快下手。二女更是恨到極點，另外還有一個殺星也正趕到。

惡奴絲毫不知殺機四伏，已有好幾起，此時惡貫滿盈，萬無倖免，一刀斬斷土人臂膀，得意洋洋，笑說：「今日新磨的刀果然爽快！我再拿姓婁的腳筋試試刀尖！」口發惡言，一面便裝往公亮旁繞去，剛說得一句：「姓婁的，這是我家小姐照顧你的好處。」

瞥見二女面容驟變，林蓉劍先出匣，柔雲腰掛雙劍和一鏢囊，內中一劍似是敵人所有，猛想起自來戀好情熱，色膽包天，莫要火是她放，打算調虎離山，救她情人？我不肯走已是遭恨，再又識破私情，為難作對，難免殺我滅口，或是救了情人同逃，豈不兇多吉少？

念頭電一般剛剛轉過，只覺著一點危機，還沒有想好主意，二女一個已縱往前面，攔住退路，一個已舉劍刺來，不禁大驚，忙即縱避。口剛急喊得一個「小」字，猛覺腦後嚇的一聲，知道不妙，百忙中把頭一偏，猛覺眼前有一線寒光一閃，休說看清，連念頭都不容轉，那寒光已穿腦而過，死於就地。

柔雲原因林蓉暗中示意提醒，知與惡奴不能兩立。見他警覺想逃，惟恐驚動同黨，留下大患，心裡一急，縱身一劍。林蓉也是同樣心思，上來便縱出丈許遠近，以防滑脫，看清惡奴縱逃之勢，利用全力回縱過來，也是一劍斬下。那寒光長才一兩寸，來勢又急又准，因甚細小，二女未看清，又恐惡奴出聲喊人，不約而同雙劍齊下。

惡奴正往旁邊翻倒，還未落地，二女不知人已重傷死去，一劍穿胸而過。柔雲心更恨極，惟恐不死，刺中之後手再用力往下一按，立時斫破尺許長一條裂口，等到柔雲拔劍縱避，大股鮮血已隨腸肝心肺狂湧而出。同時林蓉也由側面連人帶劍飛來，揚手一劍揮去，將惡奴的頭梟去了大半個。

回顧莊上火勢正燒起勁，全莊的人都在忙著救火，人語喧嘩，嘈成一片。為了地勢廣大，房舍樹木又多，莊前一片被樹林擋住。眾惡奴因見火勢厲害，越燒越凶，好些樹木均被點燃，自家住屋也被燃燒在內，一面忙於救火，一面想搶自家財物。又因惡霸不論燒掉多少財物衣糧，均可迫令全山土人如數獻上。

舊房子燒掉，還可加建上許多新的，自己卻要主人喜歡，憑翁賞賜。就是山中土人可以仗勢勒索，一時之間到底難於如願。切身利害所關，又疑火是外敵所放，否則不會上來三處同時起火，燒的又是重要存糧之處和藏嬌樓等全莊的精華所在。如非後莊風向未朝前吹，著火都在後莊一帶，前莊如全起火，解救更難。

事關重大，均恐莊主回來怪罪。前面雖然綁有敵人，但有二女做主防守，本領又比眾人都高，全部專心救火，沒有一人想到前面，莊場上並無作梗的人。

二女殺死惡奴之後，稍微一看，柔雲說：「我今日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先將他放走。哥哥回來就說敵人救去如何？」

林蓉忙答：「最好一同逃走，否則只可如此。只為敵人先在莊後放火，將人調開，我姊妹和金三狼在此守候，不料敵人厲害，殺死三狼，將人救走。」

柔雲方說：「只好如此。」忽聽身後錚鏘兩響，心疑公亮掙斷鎖鏈脫困而出。同時又聽鏘鏘連響，忙即回身一看，公亮業將鎖鏈木狗全數斬斷，脫身而出。旁邊一個頭戴虎頭面具的白衣女子，手持一雙長劍，已將鐵漢腳上鐵環斬斷，只有頭頸一處未斷。

公亮正趕上前相助，扶那身後木樁。來人長劍宛如一泓秋水，寒光映月，似恐誤傷鐵漢，命其低頭向前，將劍由頸後插入，往

上一挑，那粗約半寸的鐵環應手而斷，飛落地上。身後木樁叭的一聲大震落在地上。公亮將他輕輕放倒，便朝自己走來。鐵漢略微把身子蹲了蹲，便將死人的刀搶拾了去。

公亮和那女子動作極快，就這轉眼之間人便走出，柔雲見那女子白衣如雪，頭上戴著一個虎頭帽兜，後面一件披風，與帽相連做一卷斜掛肩上，現出一身白色緊裝密扣短衣，腰束一條皮帶，越顯得細腰猿背，通體圓活。

面容雖被白紗面具遮住，看她不出，丰神卻極挺秀，身材尤為秀麗。初發現時，正和公亮低聲說笑，神態似頗親密，心中一驚。初殺惡奴，本想推說敵人所為，不料強敵真個到來，不等內應，便將公亮、鐵漢救出。當此驚慌神亂之際，心裡又有點發酸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呆得一呆，公亮已將木樁輕輕放落，匆匆迎來，剛低聲說：「多謝盛意，他日必有以報。那旁樹後還有一人，是我朋友，還望二位姊姊助他出險。我們不能久留，還防賊黨看破，於你二位不利，不妨追趕我們，出聲喊人，我們自有脫身之策。等鐵漢先逃出一段，你再喊人。」

話未說完，鐵漢剛將刀拾起，便被白衣少女喊住，說了幾句，鐵漢立往土山那面馳去。跟著少女便朝公遐這面喊道：「你還不走，等待何時？」

公遐心想和公亮見上一面一同逃走，不料藏處早被這男女二人看破，心雖慚愧，對這兩人卻是敬佩已極。忙由樹後趕出，方說：「這位俠女貴姓，我意欲與婁三兄一路，不知可否？」

白衣少女搶口答道：「我們前途還有不少危機，你如何能走一路？快些請走，不要連累旁人。」

公遐聞言，方覺不好意思，仍想問明公亮，是否回轉香粟村。

方一遲疑，少女已向公亮低呼：「三哥，這人不知利害，事在緊急，偏有許多話說，我們還不快走？」

柔雲聞言，心中有氣。林蓉瞥見公遐由樹後縱出，也慌不迭縱上前去，低喝：「你這人怎不聽話，還沒有走！再如遲延，便有殺身之禍。要見他們，不會到東山去麼？快照我所說逃走，一有人來，你逃不脫，還害我們。人家也未必能夠顧你。」

白衣少女看出二女對她不快，在旁冷笑道：「這倒未必。」

公遐聽林蓉一說，猛想起鐵漢先逃，只要追上，便可問出底細。最後還有香粟村之行。自家本領不濟，何必忙此一時？再見林蓉說時東張西望，神氣惶急，更覺對她不起，心中不安。忙答：「小弟遵命。」

林蓉已將手連揮，公遐臨時想起土人尚綁樁上，意欲放落再走，縱身一劍，剛將綁繩斬斷兩圈，一摸死人，業已斷氣冰涼，林蓉已跟蹤趕到，急道：「你真呆子，這人不死，也要送他的終，免得多受活罪，萬無生理，多做空事作什？」

公遐面上一熱，剛轉身要走，白衣少女和那柔雲已動起手來，方才的話沒有聽清，心方一驚。

林蓉急道：「她們假打，與你無關，快走快走！」

公遐還想說兩句感激的話，見林蓉急得跳腳，不令開口，只得轉身照她以前所說急追下去。

跑出不遠，隱聞：「我當他本領有限，看這身法腳程，還算不錯。」

公遐本覺自己從小好武，一直用功，不曾斷過。來路山口連殺三豹，心還自負，想不到還差得遠，連這幾個女子都比不上，被人看輕。正在慚愧，聞言心中略喜。回頭一看，不禁大驚。原來場上四個人已打成兩對。細看公亮、林蓉還像假打，另一對卻是又猛又急，分明真個仇敵神氣。

白衣少女還不十分進攻，本領也似較高；柔雲卻是越殺越猛，下手均是殺著，一絲不讓。如非對方本領較高，實非受傷不可。心方驚疑，瞥見林蓉又在乘機連揮手中劍，催其快走，暗忖：無怪她說我呆子，如是真打，早已出聲喊人，如何啞鬥？再見四人邊打邊退，已快離開廣場，到了野地樹林之外，忙即飛步朝前趕去。

公遐雖聽林蓉說得詳細，山路到底不熟。這一耽擱，照林蓉所說，攀了山藤，援上土山後面危崖，剛把那條極危僻的道路看出，忽聽一聲清嘯起身來路，跟著便聽轟的一聲虎吼和男女雙方遠遠喊殺之聲。